

2 3 4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番号 和22-2-114-11 1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

貞觀政要卷第十

部史
第

論行幸三十七

第

論畋獵三十八

論災祥三十九

第

論慎終四十

行幸第三十七

凡四
章

貞觀初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廣造宮室以肆行幸，自西京至東都離宮別館相望道次乃至并州涿郡今涿州路無不悉然馳道皆廣數百步種樹以飾其隸腹裏。人力不堪相聚爲賊逮至末年尺土一人非復己有以此觀之廣宮室好行幸好奉竟有何益此皆朕

貞觀政要

卷十

行幸

耳所聞，目所見，深以自誠，故不敢輕用人力。惟令平百姓，安靜不有怨叛而已。

貞觀十一年，太宗幸洛陽宮，泛舟于積翠池。顧謂侍臣曰：此宮觀臺沼，竝煬帝所爲。所謂驅役生人窮此雕麗，復不能守此一都，以萬人爲慮，好行幸，不息。聲去人所不堪。昔詩人云：何草不黃？何日不行？雅何草不黃篇之辭。大東小東杼軸其空，詩小雅太黃篇之辭。正謂此也。

遂使天下怨叛，身死國滅。今其宮苑盡爲我有。隋氏傾覆者，豈惟其君無道？亦由股肱無良。如宇文述、虞

大當作小

大東小東錯誤

世基裴蘊之徒。皆隋之臣居高官，食厚祿，受人委任，惟行誦佞，蔽塞聰明，欲令其國無危。聲不可得也。司空長孫無忌奏言：隋氏之亡，其君則杜塞忠讜之言，臣則苟欲自全，左右有過，初不糾舉。寇盜滋蔓，亦不實陳。據此，卽不惟天道，實由君臣不相匡弼。太宗曰：朕與卿等承其餘弊，惟須弘道移風，使萬世永賴矣。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魏徵等曰：隋煬帝承文帝餘業，海內殷阜。若能常處關中，處上豈有傾敗？遂不顧百姓，行幸無期，徑往江都，不納董純、崔象等諫諍。皆隋之臣等諫諍，云崔象者避太

身戮國滅爲天下笑雖復帝祚長短委以玄夫而福善禍淫亦由人事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朕聞卿等規諫縱不能當時卽從再三思審必擇善而用之

貞觀十一年太宗東巡狩將入洛次於顯仁宮宮苑官司多被責罰侍中魏徵進言曰陛下今幸洛州爲是舊征行處爲其同庶其安定故欲加恩故老城郭之民未蒙德惠官司苑監多及罪辜或以供奉之物不精聲供平又以不爲獻食此則不思止足志在奢

靡既乖行幸本心何以副百姓所望隋主先命在下多作獻食獻食不多則有威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競爲無限遂至滅亡此非載籍所聞陛下曰所親見爲其無道故天命陛下代之當戰戰慄慄每事省約參蹤前列昭訓子孫柰何今日欲在人之下陛下若以爲足今日不啻足矣啻音翅若以爲不足萬倍於此亦不足也太宗大驚曰非公朕不聞此言自今已後庶幾無如此事幾平聲按通鑑係十一年上至顯微諫曰云云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餚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

唐鑑亦係十一
年與唐史年次
合宮吏之宮通
鑑作官諸待通

昭諫錄作賜似
字或誤

鑑作儲舊字通鑑無此誤

得猶嫌不足乎

范氏祖禹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爰賢小人及其卽位卒爲賢君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人則圖我之所以存又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室而以詔諛而不敢怠矣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六年一時巡省
文失義畫文可見

愚按有虞之制五載巡狩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觀羣后大明黜陟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無非事也其車從至爲簡省其供給至爲儉約故民以其所行爲幸所不行爲不幸所謂

額當作額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是也後世楊廣宋溫巡遊不息始務豐侈其飲食美麗其行宮以供給過制爲賢能以置頓不備爲罷軟州縣承風競爲勞費於是百姓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矣太宗親睹煬帝之禍猶以供奉不精多所責罰況其餘者乎夫古之巡幸所以徇民後之巡幸所以徇己人君欲復虞周巡守之制苟不先省其車從之數約其供給之儀未有不蹈墮梁之失者也

畋獵第三十八凡五

祕書監虞世南以太宗頗好畋獵好幸上疏諫曰臣聞秋獵冬狩蓋惟恆典獵音蘂周禮大司馬仲秋數冬數太閽以狩射隼從禽備乎前誥射食亦切隼田致禽以烹蒸射兵以獵田致禽以祀祐仲致當作獻享當

見文

卷十一 畠獵

作享卽周禮之文禽也之上當有脫字

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摧班碎掌親御皮軒田獵之車也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之林藪夷兇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効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繫心名清道而行猶戒銜繫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爲去聲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武帝時爲郎嘗從帝獵長楊帝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帝從之張昭變色於後張昭字子布彭城人爲吳主孫權軍師權嘗乘馬射虎昭變色而諫之臣誠細微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音畢所殞已多殞音羈殺死也頒禽賜獲皇恩

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滄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白王、永光萬代，太宗深嘉其言。

武左傳作事
耀似誤

谷那律 魏州昌樂人。貞觀
諫議大夫、淹識羣
貞見文丘

五十
舊史作
百

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中途遇雨。太宗問曰：「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必不漏矣。」意欲太宗弗數遊獵。朔音大被嘉納，賜帛五十段，加以金帶。按鑑此事係在高宗永徽元年九月癸亥與此異而新舊唐書則同

唐氏仲友曰：谷那律淹識羣書褚遂良嘗稱爲九經庫油衣瓦爲不漏之對，可見質直。蓋淹識之士難乎質直，故三益之友，得一己善而況兼之者乎？

愚按家語記孔子之言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其五曰：諷諫、惟度主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夫所以諷諫者，假他事引援而諫者也。谷那律以儒學之臣居諫議之職，以瓦爲衣之對雖過於質直，其諷諫之謂乎？太宗悅其直，而賞賚之，是亦從諫之美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昨往懷州，今懷慶路有上封事者云：何爲恆差山東眾丁於苑內營造，即日徭役似不下隋時。懷洛以東殘人不堪其命，而田獵猶數。音驕逸之主也。今者復來懷州，田獵忠諫不復至洛陽矣。復音往四時蒐田。蒐音搜，春曰蒐，夏曰獮，秋曰獮，冬曰狩。既旣是帝王常禮，今日懷州秋毫不干於百姓。凡上書諫正，自有常準。臣貴有詞，主貴能改。如斯詆毀，有似咒詛。侍中魏徵奏稱國家開直言之路，所以上封事者尤多。陛下親自披閱，或冀臣言可取，所以饒倖之士，見文。又

臣假片之訛諫
錄作片

日舊本作曰者
訛今清本正之
東下諫錄有洞
字理當然無忠
諫二字諫不下
有得字文義易
通

嘗諫錄在附上
理當然

得肆其醜臣諫其君甚須折衷從容諷諫從卽容切漢元帝名夷嘗以酌祭宗廟酌音紂三重釀酒也出便門御樓船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當乘輿免冠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以頸血汚車輪污去聲陛下不入廟矣元帝不悅光祿卿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平聲後同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廣德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以此而言張猛可謂直臣諫君也太宗大悅

直臣二字必有誤諫錄作能直諫當同下文

諫者之委曲君德未信於人也諫者之劖切君德已信於人也其遜其忤言者之得失則在人主爲進德之驗則一而已由此觀之諫書誠歎有似詛咒此正太宗君德信於人之驗也若以張猛之諷諫爲是則是以漢元之昏庸期太宗耳豈責難之道乎

貞觀十四年太宗幸同州今仍舊隸陝西沙苑親格猛獸復晨出夜還音旋後同特進魏徵奏言臣聞書美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周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傳述虞箴稱夷羿以爲戒傳去聲左傳魏絳告晉侯曰昔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昔漢文臨峻坂欲馳下袁盎時爲中郎將攬轡曰聖主不乘危乘平聲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馬名馳不測之

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欲自輕，柰高廟何。文帝從欲西馳下峻坂，袁盎諫帝曰：將軍性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云云。帝乃止。孝武好格猛獸，好去聲後同。相如進諫，力稱烏獲。秦武王力鼎，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人誠有之，獸亦宜然。猝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雖烏獲逢蒙之伎，逢音龐，蒙古之善士舉龍文射者不得用，而枯木朽株，盡爲難矣。雖萬全而無患，然而本非天子所立。事見首章註。孝元帝郊泰畤，郊祀之壇曰畤因畱射獵，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時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稱竊見關東困極，百姓離災，今日撞亾秦之鍾，歌鄭衛之樂，士卒暴露。

露從官勞倦，從去聲欲安宗廟社稷，何憑河暴虎，未之戒也。臣竊思此數帝心，豈木石獨不好馳騁之樂？音洛後而割情屈己，從臣下之言者，志存爲國。爲去聲不爲身也。臣伏聞車駕近出，親格猛獸，晨往夜還，以萬乘之尊，闖行荒野，踐深林，涉豐草，甚非萬全之計。願陛下割私情之娛，罷格獸之樂，上爲宗廟社稷，下慰羣寮兆庶。太宗曰：昨日之事，偶屬塵昏，非故然也。自今深用爲誠。

愚按：魏徵諫獵之辭援古，監今，惓惓忠篤，比虞世南奏疏尤爲摯至切到，足以啟動其君之聽。

自觀政要

卷一

八

塵昏之譖太宗烏得不爲之感悟哉若魏徵者可謂能引君於道矣

貞觀十四年冬十月太宗將幸櫟陽櫟音藥櫟陽今元遊畋縣丞劉仁軌字正則汴州人初爲陳倉尉部路莫敢屈仁軌榜殺之太宗召詰責仁軌曰寧辱臣故殺之帝以爲剛直擢咸陽丞累遷給事中武后時拜以收獲未畢非人君順動之時詣行所上表切

諫太宗遂罷獵擢仁軌新安令

舊隸河南府路

按史傳太宗校獵同州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纏十二常日贅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役雖簡省猶不損數萬少延一下旬使場圃畢勞陛下六飛徐驅公私交泰上璽書褒納拜新安令

愚按劉仁軌一縣丞耳而能効一言之忠動萬乘之聽其忠君愛民之心有侍從之臣所未能

者可不謂難乎哉蓋仁軌嘗爲陳倉尉太宗以其剛直擢咸陽丞則其受知於太宗有由來矣然非太宗有從諫之美樂善之誠則仁軌雖有剛直之操將安所施哉適足以獲罪而已矣仁軌官由州縣而致宰相善致聲譽得吏民懼心爲史傳所稱美出塞百里者可不知所効法邪

災祥第三十九章

凡四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比見衆議比音以祥瑞爲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徧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石勒上黨匈奴人晉元帝時據襄國稱帝是爲後趙有郡吏燃連

理木煮白雉肉喫。豈得稱爲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祕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去聲。焚香。讀皇隋感瑞經。隋文帝好禳祥。小數王劭言上受命。曲加誣飾。撰皇隋靈感志三十卷。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鹽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有聲如歌。詠經旬朔始徧。上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爲可笑。夫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懽心。若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洛音發號施令。施平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按通鑑。係貞觀二年。

上舊本作子者又曰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誤今清本正之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印通鑑之文腰賀命毀其

鑑有縱鵠二字，此似脫無意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閒，豈無祥瑞而不書？而有大有年之書，兩見於經。蓋聖人特筆也。太宗以聰明之資，克勤于政，不以祥瑞爲祥瑞，而以堯舜之政化爲大祥瑞。豈無見而然哉？嘗觀文公朱子通鑑綱目、貞觀一代，皆不見祥瑞之書。惟貞觀四年，以大有年書錄其外戶，不閉，家給人足，斗米三錢之美，斯祥瑞之大者歟？然則太宗之爲此言也，非苟言之，實允蹈之矣。

貞觀八年，隴右山崩，大蛇屢見。音現
後同山東及江淮多

舊當作禡春秋

晉侯孺

樂新舊史

虞世

南傳並無依左

氏似誤增

山崩梁山晉地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晉侯景公名孺對曰

國主

山川

故山崩

川竭

君爲之

不舉

樂

降服

乘縵

乘

聲

縵

音漫

謂乘

祝幣

以禮

焉

梁山

晉所生也

晉侯從

之

故得無害

事見左傳

成公五年

漢文帝元年

齊楚地

二十九

山同日崩

水大出

令郡國無來獻

令平

施惠於天下

施平

遠近歡洽

亦不爲災

後漢靈帝時

青蛇見御座

晉惠帝時

大蛇長

三百步

見齊地

經市

入朝

按蛇宜

在草野

而入市朝

所以爲怪耳

今蛇見山澤

蓋深山

太澤必有龍蛇

亦不足怪

又山東之雨

雖則其常然

陰潛過久恐有冤獄

宜斷省繫囚庶或當天意且妖

不勝德修德可以銷變

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

使去

賑恤饑餒申理冤訟多所原宥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于南方

彗徐

醉切見音現後同

長六丈一作六尺

經百餘日乃滅

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

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

虞世南對曰昔

齊景公名杵時彗星見

公問晏子晏嬰

晏子對曰公

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

天見彗星爲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

復見文良

卷十 災祥

沒十六作十三陸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數音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闕政百姓安樂洛音雖有災變何損於

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慧見未足爲憂太宗曰吾

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爲經綸王業卷方便爲之爲去聲後同北剪劉武周西平薛舉東擒竇建德王世

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太位四夷降服音降杭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撥亂之主無見及者頗

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

皇平六國隋煬帝富有四海既驕目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覆思量平聲深自尅責雖有此變必不爲災也

唐氏仲友曰世南對山壞蛇見太水恐有冤獄枉繫亦未足以應天變矣詩曰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唐之女禍其兆先見於此世南名博學非不知此顧太宗無女寵之溺無迹可言然獨不能援詩以爲說取證於漢靈晉惠乎乃曰蛇見山澤適其所居以世南之忠直無以發太宗儆懼之意惜哉又曰世南論彗星戒驕矜此最中太宗之病較諸省錄繫囚之論大小殊矣

愚按昔劉向五行傳某事失則某咎徵應說者以爲鑿春秋所書災異傳者亦推述未來之事應之說者以爲拘且妖由人興天事恆象人君惟當恐懼修省以銷其變固難盡信淫巫瞽史之所推測也夫蛇虺固女子之祥也春秋之世晉有蛇自泉宮出鄭則內蛇與外蛇鬪於門之外固不見爲女禍也唐高宗昏惑溺愛遂啓女后專政卒應太蛇之妖彗所以除舊布新也春秋之世魯有星孛齊有彗星固不見有所除布也唐武后肆其凶毒幾易唐祚卒應彗星之異茲二者皆見於貞觀之八年極盛之時也天心仁愛儆戒之意早已見矣天人之際良可畏哉

貞觀十一年大雨穀水溢衝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曰臣聞開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切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子事所以崇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音旣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戶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憲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去聲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

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以黑墳聲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日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孔安國釋虞書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去上聲日慎一日者良爲去上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

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性省遊畋之娛去奢從儉去上聲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橐弓矢而不忘武備橐音巢藏也凡此數者雖爲國之恆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願陛下思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三五三皇五帝也億載之祚與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史記商毫爲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太戊從之龍蛇作孽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祥桑枯死而去爲不建厥咎厥極弱

時則有龍雉雊於鼎耳。史記商紀武丁祭成湯明日
蛇之廟有飛雉登鼎耳而响。武丁懼。
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從之殷道復興石言於晉地。左傳昭公八年
猶當轉禍爲福變災爲祥況雨水之患作水旱陰陽。

恆理豈可謂天譴而繫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
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

斧鉞太宗深納其言

養當作食

養今文字作養
漢嚴助傳載此語亦作養舊史文本傳亦同

愚按降水微子帝舜所以畏天省己也六事自責成湯所以反躬致戒也太宗之言雖未能一出於誠亦庶幾乎舜湯之遺意矣惜乎岑文本之論皆非所以戒其畏天憂民之心而勉其側身修行之實也其日陰陽恆理豈繫聖心不幾於微忽天戒乎豈君臣相儆之道哉

慎終第四十

八七章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帝王亦不能常化假
令內安令平必有外擾當今遠夷率服百穀豐稔盜
賊不作內外寧靜此非朕一人之力實由公等其相
匡輔然安不忘危理不忘亂雖知今日無事亦須思
其終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貴也魏徵對曰自古已來
元首股肱不能備具或時君稱聖臣卽不賢或遇賢
臣卽無聖主今陛下明所以致理向若直有賢臣而
君不思化亦無所益天下今雖太平臣等猶未以爲

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耳

愚按若帝舜之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
墮哉釋者謂舜之意以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
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臯陶
之意以爲君明則臣良而眾事皆安所以勸之
也君行臣職則臣下懈怠而萬事廢所以戒之
也虞廷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雍熙之治所
以爲不可及也太宗之告侍臣謂當今太平非
朕一人之力皆由公等共輔須思終始如斯
言也其帝舜作歌之意乎魏徵之對則曰陛下
聖明所以致理若有賢臣而君不思化亦爲無
益是猶臯陶勸舜之意也又曰今雖太平臣未
以爲喜惟願陛下居安思危孜孜不怠亦猶臯
陶戒舜之意也太宗能責難於其臣魏徵亦能
責難於其君君臣之相與責難者如此有唐虞之

遺風焉是故有唐之治雖未能上躋時雍之美而貞觀之盛可謂二代而下之所罕見者矣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爲善者多不能

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亭長耳長音掌初能拯危誅

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

以知之孝惠爲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於愛

姬之子欲行廢立見師傳篇註

蕭何

韓信功業既高蕭既

妄繫

蕭何沛人漢丞相封鄼侯嘗爲民請曰長安地

限上林中多空地願令民得入田高祖怒曰相

國多受賈人財物爲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因王衛尉之言赦出之韓亦濫黜當

作誅韓信淮陰人佐漢高祖取天下封楚王有告信欲反高祖乃詐遊雲夢縛信至洛陽赦爲淮陰侯由

此怨望後復有言信反於呂后者。后令蕭何給信入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信三族。自餘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於反逆。

黥布漢高祖封淮南王。及韓信彭越之誅。陰發兵候伺警急中大夫貫赫詣長安告布反。高祖自將兵擊之。遂殺布滅之。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

不敢恃天子之安。每思危亾。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愚按太宗言。漢祖創業之君而廢嫡立庶。濫誅功臣。斯言誠是也。太宗能保全功臣。無濫誅之失。過漢高遠矣。然不能正承乾之惡。而於諸子之定分亦牽於愛而有下不能自克者。豈知人之明而自知之蔽耶。

貞觀九年。太宗謂公卿曰。朕端拱無爲。四夷咸服。豈

朕觀以下功業。自高輕蔑前王。太宗之爲君雖有修心。宜不如是。今按古寫本上文無陛下撫。

朕一人之所致。實賴諸公之力耳。當思善始。令終永固。鴻業子孫。孫孫遞相輔翼。使豐功厚利。施於來葉。施平令數百年後。令平讀我國史。鴻勳茂業。粲然可觀。豈維稱隆周炎漢。及建武。光武。永平。明帝故事而已哉。房玄齡因進曰。陛下撫挹之志。推功羣下。致理昇平。本關聖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願陛下有始有卒。皆子事。則天下永賴。太宗又曰。朕觀古先撥亂之主。皆切聲平。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舉兵。年

二十四。定天下。年二十九。昇爲天子。此則武勝於古。

也少從戎旅，不暇讀書。貞觀以來，手不釋卷。知
風化之本，見政理之源。行之數年，天下大治，而風移。
俗變，子孝臣忠。此又文過於古也。昔周秦已降，戎狄
內侵。今戎狄稽顙，皆爲臣妾。此又懷遠勝古也。此三
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業，何得不善始慎終耶。

愚按詩書所載聖君賢相之所以保治於雍熙
泰和之時者，固幸功業之克成，未嘗以功業而
自足也。太宗謂欲使豐功厚利，施於永久，鴻勳
盛業，粲然可觀，不使後世惟稱隆周炎漢志則
高矣。然炎漢可企而及也，隆周豈止於若是哉。
偉矣！彼雲漢爲章，於天制之爲禮樂，布之爲法度。
此文王之文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文果能勝乎？
無競惟烈，撫弱賚號，功成而載戢干戈，載橐弓

戈氏之按三十
三誤歷史光武
卽天位年三十

矢，此武王之武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武果能勝乎？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華夏蠻貊，罔不率俾。由是而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文武之懷遠也。不知太宗之所謂懷遠，又果能勝乎？愚然後知太宗矜功伐善，意出於中心，而善始慎終之語，不過虛言也。玄齡於此能獎其所已至，而不
能勉其所未至，惜哉！若後章魏徵之對，則善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讀書見前王善事，皆力行而不倦。其所任用，公輩數人，誠以爲賢，然致理比於三五之代，猶爲不逮。何也？魏徵對曰：今四夷賓服，天下無事，誠曠古所未有。然自古帝王初卽位者，皆欲勵精爲政，比迹於堯舜。及其安樂也，樂音則驕

縱與蹠通今當
作從

一音

音及_七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

奢放逸莫能終其善人臣初見任用者皆欲匡主濟時追縱於稷契_音及其富貴也則思苟全官爵莫能盡其忠節若使君臣常無懈怠各保其終則天下無憂不理自可超邁前古也太宗曰誠如卿言

愚按太宗致理不遠三五之言所以責難於其臣也。魏徵之對曲盡人君放逸之端。人臣懷祿之弊誠可爲上下之箴。蓋人君固在於慎終如始而人臣尤當始終如一也。嘗觀貞觀諸名臣久於其位者雖於人節無所虧然於格非之道無聞焉。毋乃以成功難居至理無盡姑保其福祿榮名歟。恥君不及堯舜者何如人哉。魏徵之言厥有旨矣。

奢縱好未聲
後同

上疏諫曰臣觀自古帝王受圖定鼎皆欲傳之萬代貽厥孫謀故其垂拱巖廊布政天下其語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華其論人也必貴忠良而鄙邪佞言制度也則絕奢靡而崇儉約談物產也則重穀帛而賤珍奇然受命之初皆遵之以成治稍安之後多反之而敗俗其故何哉豈不以居萬乘之尊有四海之富出言而莫已逆所爲而人必從公道溺於私情禮節虧於嗜欲故也語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所言信矣伏惟陛下年甫弱

冠去聲大拯橫流橫去削平區宇肇開帝業貞觀之初時方克壯抑損嗜欲躬行節儉內外康寧遂臻至治論功則湯武不足方語德德去則堯舜未爲遠臣自擢居左右十有餘年每侍帷幄屢奉明旨常許仁義之道守之而不失儉約之志終始而不渝一言興邦斯之謂也德音在耳敢忘之乎而頃年已來稍乖曩志敦朴之理漸不克終謹以所聞列之如左陛下貞觀之初無爲無欲清靜之化遠被遐荒考之於今其風漸墜聽言則遠超於上聖論事則未踰於中主何以言

之漢文晉武俱非上哲漢文辭千里之馬漢文帝時有獻千里
馬者詔還其晉武帝時太醫司馬
馬與道里費晉武帝時太醫司馬
禁焚之于殿前晉武帝時太醫司馬
奇技異服典禮所據獻雉頭裘帝以
外取怪於道路見輕於戎狄此其漸不克終一也昔
子貢問理人於孔子孔子曰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子貢曰何其畏哉子曰不以道遵之則吾讎也若何
其無畏家語之辭故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爲人上者
奈何不敬書五子之歌陛下貞觀之始視人如傷恤其勤
勞愛民猶子每存簡約無所營爲頃年已來意在奢

傳訛新史魏徵之文

縱、忽忘卑儉、輕用人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
則易使、易以鼓切、後同自古以來、未有由百姓逸樂、音洛後同而
致傾敗者也、何有逆畏其驕逸、而故欲勞役者哉、恐
非興邦之至言、豈安人之長算、此其漸不克終二也、

陛下貞觀之初、損己以利物、至於今日、縱欲以勞人、
卑儉之迹歲改、驕侈之情日異、雖憂人之言不絕於
口、而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或時欲有所營、慮人致諫、
乃云、若不爲此、不便我身、人臣之情、何可復爭、讀曰譯此直意在杜諫者之口、豈曰擇善而行者乎、此其漸

徐清本作奢

不克終三也、立身成敗、在於所染、蘭芷鮑魚、家語與之辭與
之俱化、慎乎所習、不可不思、陛下貞觀之初、砥礪名
節、不私於物、唯善是與、親愛君子、疎斥小人、今則不
然、輕棄小人、襄音泄禮重君子、重君子也、敬而遠之、遠音援後同
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則不見其非、遠之則
莫知其是、莫知其是、則不聞而自疎、聞去聲後同不見其
非、則有時而自昵、昵近小人、非致理之道、疎遠君子、
豈興邦之義、此其漸不克終四也、書曰、不作無益、害
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人乃足、犬馬非其土

弗今書作不於
作于

性不畜許六切 珍禽奇獸弗育於國周書旅葵之辭 陛下貞觀之初動遵堯舜捐金抵璧反朴還淳頃年以來好尚奇異好去聲後同 難得之貨無遠不臻珍玩之作無時能止上好奢靡而望下敦朴未之有也末作滋興而求豐實其不可得亦已明矣此其漸不克終五也貞觀之初求賢如渴善人所舉信而任之取其所長恆恐不及近歲已來由心好惡烏去聲或 欲善舉而用之或一人毀而棄之或積年任而用之或一朝疑而遠之夫行有素履夫音扶行去聲後同 事有成跡所毀之人未必可

信於所舉積年之行不應頓失於一朝應平聲一朝音昭 君子之懷蹈仁義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讒佞以爲身謀陛下不審察其根源而輕爲之臧否部鄙切 是使守道者日疎于求者日進所以人思苟免莫能盡力此其漸不克終六也陛下初登太位高居深視事惟清靜心無嗜欲內除畢弋之物畢網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外絕畋獵之源數載之後不能固志雖無十旬之逸夏書太康盤遊無度 攻于有洛之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表十旬弗反或過三驅之禮遂使盤遊之娛見譏於百姓鷹犬之貢遠及於四夷或時教習之處道路遙

遠侵晨而出入夜方還以馳騁爲歡莫慮不虞之變事之不測其可救乎此其漸不克終七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然則君之待臣義不可薄陛下初踐大位敬以接下君恩下流臣情上達咸思竭力心無所隱頃年以來多所忽略或外官充使去聲奏事入朝思覩闕庭將陳所見欲言則顏色不接欲請又恩禮不加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聰辯之略莫能申其忠款而望上下同心君臣交泰不亦難乎此其漸不克終八也傲不可長欲不可縱長音

同掌後

樂不可極志不可滿

禮曲禮篇之辭

四者前王所以致

福通賢以爲深誠陛下貞觀之初孜孜不怠屈已從人恆若不足頃年已來微有矜放恃功業之大意蔑前王負聖智之明心輕當代此傲之長也欲有所爲皆取遂意縱或抑情從諫終是不能忘懷此欲之縱也志在嬉遊情無厭倦雖未全妨政事不復專心治道此樂將極也率土乂安四夷款服仍遠勞士馬問罪遐裔此志將滿也親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疎遠者畏威而莫敢諫積而不已將虧聖德此其漸不克終

于新史作年理
或然

九也。昔陶唐成湯之時，非無災患，而稱其聖德者，以其有始有終，無爲無欲。遇災則極其憂勤，時安則不驕不逸。故也。貞觀之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並就關外，攜負老幼，來往數千，曾無一戶逃亡。一人怨苦，此誠由識。陛下矜育之懷，所以至死無攜貳。頃年已來，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襍匠之徒，下日悉畱，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和市之物，不絕於鄉閭，遞送之夫，相繼於道路。既有所弊，易爲驚擾，脫因水旱穀麥不收，恐百姓之心，不能如前日之寧帖。此

踰清本作喻義
似勝

其漸不克終。十也。臣聞禍福無門，唯人所召。人無釁焉，妖不妄作。伏惟陛下統天御宇，十有三年，道洽寰中，威加海外。年穀豐稔，禮教聿興。比屋踰於可封。比音鼻菽粟同於水火，暨乎今歲，天災流行，炎氣致旱，乃遠被於郡國。凶醜作孽，忽近起於轄下。夫天何言哉？垂象示誠，斯誠陛下驚懼之辰，憂勤之日也。若見誠而懼，擇善而從，同周文之小心，追殷湯之罪已。前王所以致理者，勤而行之。今時所以敗德者，思而改之。與物更新。更平聲易人視聽，則寶祚無疆。普天幸甚，何

主清本作王
禍敗之有^力_無乎然則社稷安危國家理亂在於一人而已當今太平之基既崇極天之峻九仞之積猶虧一簣之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言千載休期時難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也

臣誠愚鄙，不達事機。略舉所見十條，輒以上聞。聖聽
伏願陛下採臣狂瞽之言，參以薦蕘之議，冀千慮一
得，袞職有補。詩大雅蒸民之篇曰：袞，則死日生年。甘
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從斧鉞疏奏，太宗謂徵曰：人臣事主，順旨甚易，忤情
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忠獻納朕。今聞過能改，
尤難。公作朕耳目股肱，常論忠獻納朕。今聞過能改，

死日生年言死
日猶生年

庶幾克終善事。若違此言，更何顏與公相見？復
欲何方以理天下？自得公疏，反覆研尋，深覺詞強理
直，遂列爲屏障。朝夕瞻仰，又錄付史司，冀千載之下，
聲

按史傳十三年阿史

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此至五月不雨故數上此疏

唐氏仲友曰、人君善否之分、其始毫釐、其末千里。論太宗貞觀初之所爲、皆可以爲三代之帝王。至斷不克終、則凡三代之辟王、其極至於亂者、不過乎此。可不畏哉。徵有憂之極言至論、數其十漸有伊傳周召戒其君、大禹訓其後世之意、非慮之至忠之盡安能及此。使太宗聞過願改以終善道、以保貞觀之隆、卒彰多平三代之令主、皆徵力也。史以三代遺直許徵於十漸見之。

貞觀政要

卷一

二十五

葉氏適曰、太宗聞十漸之戒、令錄付史官、使萬世知有君臣之義、至徵錄前後諫爭語於史官、帝都不說、夫十漸之戒、徵之所錄、多不過此、而太宗不說、何也、蓋錄在徵、則天下惟知徵之能諫、若錄在太宗、則天下將不止知太宗之能聽諫、且知太宗眷眷不忘之意、凡此皆太宗好名處。

愚按魏徵十不克終之疏、正貞觀之中年、其間所云貞觀之初、如此、其善近歲以來、如此、其未善者、其善也可以爲三代之令主、其未善也、無異於後世之辟王、何太宗十人之身、始終之相遠、如此哉、蓋其始之善者、天資之過人也、終之未善者、學力之不繼也、昔者周之成王卽位之初、惑於二叔之言、不能明周公之德、其天資之美、有不能如太宗者矣、及其終也、敬、復、天威、無敢昏逾、至於死生之際、炯然不亂、此豈太宗之所及哉、愚然後知周公輔導之功、爲不可及、而魏徵格君之道、猶有所不足也、嗚呼、以太宗之聰明、猶不能保其終、而況天資之未逮者、其可不慎乎。

學也哉務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平定天下、朕雖有其事、守之失圖、功業亦復難保、秦始皇初亦平六國、據有四海、及末年不能善守、實可爲誠、公等宜念公忘私、則榮名高位可以克終、其美、魏徵對曰、臣聞之、戰勝易、以敗守勝難、陛下深思遠慮、安不忘危、功業既彰、德教復洽、以此爲政、宗社無由傾敗矣。

范氏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臣、克艱厥臣、又曰、無輕民事、惟難、孔子曰、爲君難、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傳曰、君以爲易、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矣、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

可爲清本作爲

有終

愚按魏徵之於太宗凡三告以守天下之難矣。居安忘危之言始終弗渝其憂治危明之心爲何如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徵之謂也。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魏徵曰觀近古帝王有傳位十代者有一代兩代者亦有身得身失者朕所以常懷憂懼或恐撫養生民不得其所或恐心生驕逸喜怒過度然不自知卿可爲朕言之爲去聲當以爲楷則徵對曰嗜欲喜怒之情賢愚皆同賢者能節之不使過度愚者縱之多至失所陛下聖德玄遠居安思危伏

願陛下常能自制以保克終之美則萬代永賴

愚按太宗問運祚長短之殊魏徵對以自制克終之美其論可謂的矣然嘗論之古昔聖賢著書立言其托始終之際皆有深意吳氏之著是編也始之以太宗問魏徵正身之道終之以魏徵對太宗克終之言其意之所存雖不可知以事實考之則二者皆太宗之所不足也何也太宗削除禍亂身致升平屈己而納諫任賢而使能恭儉節用寬仁而愛人三代而下之君絕無而僅有者也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皆有慚德豈非正身之道有所不足歟太宗能納諫矣而晚年有仆碑之失能慎刑矣而晚年有君羨之誅能息兵矣復有高麗西域之師能節用矣復有飛山翠微之作豈非克終之道有所不足歟合二者而論之則太宗所以不能克終者由其不能正身也然則吳氏之書豈非始言其本而終言其效歟

代下之而舊本
作天者訛清本
正之

貞觀政要卷第十 終

校刻貞觀政要後序

貞觀政要羣書治要之爲書爲我恒典而列於
經筵之末博士家相承以時

進講蓋千有餘年矣臣嘗觀禁祕抄所載

順德皇制詔二書之貴於當時可槩見矣其佗傳記稱此二書
者不爲尠焉鎌倉氏之爲政尙存其前軌事見于東鑑
及至

神祖之隆興實始

振起舊典特

崇尚政要文祿元年始

知藤肅於肥之名護屋

悅其學術明年

召見於

江府講此書其

在駿府以林忠爲講官又講此書至于慶長五年遂版行
以布四方海內已平元和元年肇

定法制十七條首舉

順德皇之制以

告諭公卿列侯此書貴重實有尚於前世焉奈何坊本誤
脫頗多讀者憂之初

官有校正之

微旨

命先臣惟恭略擬其事惟恭不幸而死中

命臣伊藤弘朝校之緒業未半弘朝又死終

命臣山本惟孝其業始成此書也以乏異本校正最難
如博士菅江諸家非無所傳唯傳世之久不得無異同
謬誤則不必取信其慶長版本則活版而本文七行行

十七字今行於坊間者亦七行行十七字其字體亦同則後人之直翻活本者斷可知矣其副墨及標注後人之所加鹵莽殊甚今悉削之而復慶長之原本惟孝廣參之諸書者數年曩之誤脫率得以補正焉竊怪海內鞬囊以來文運所陶鉅匠輩出羣籍之有謬誤家校人訂而獨不及此書今而有此

命是乃我

公之所以深奉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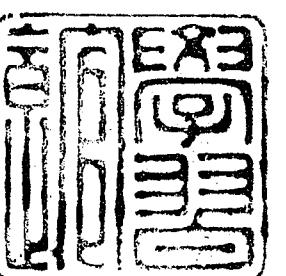
神祖之盛德也可不謂盛事哉苟有列於

朝者奉而誦讀之不可以不對揚其

盛意矣臣元恒與參校之役私續先臣奉

命之素心不亦幸乎剗刷告竣謹序于卷末爾

文政五年秋九月學習館講官臣山本元恒謹書



南紀學習館藏版之記

文政六年癸未正月癸兑

筆耕 大阪峰岸正吉
雕工 京都井上次兵衛

江戸日本橋通壹町目

須原屋 茂兵衛
大阪心齋橋南二町目

敦賀屋

九兵衛

紀州若山新通三町目

総田屋平右衛門

同 帯屋伊兵衛

二町目

2 3 ' 県立耐久高校所蔵 梧陵文庫 資料
番号 和22-2-114-1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